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

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，匆匆忙忙來找寶玉，口裡說道：「二爺快跟著我們走罷，老爺家來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又喜又愁，只得忙忙換了衣服，前來請安。賈政正在賈母房中，連衣服未換，看見寶玉進來請安，心中自是喜歡，卻又有些傷感之意。又敘了些任上的事情，賈母便說：「你也乏了，歇歇去罷。」賈政忙站起來，笑著答應了個「是」，又略站著，說了幾句話，纔退出來。寶玉等也都跟過來。賈政自然問他的工課，也就散了。原來賈政回京復命，因是學差，故不敢先到家中。珍、璉、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，接見了。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，便命都回家伺候。次日面聖，諸事完畢，纔回家來。又蒙恩賜假一月，在家歇息。因年景漸老，事重身衰，又近因在外幾年，骨肉離異，今得宴然復聚，自覺喜幸不盡，一應大小事務一概付之度外，只是看書，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，或日間在裡邊，母子夫妻，共敘天倫之樂。

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，又因親友全來，恐筵宴排設不開，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：議定於七月二〇八日起，至八月初五日止，寧榮兩處，齊開筵宴。寧國府中單請官客，榮國府中單請堂客。大觀園中，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，做退居。二〇八日，請皇親、駙馬、王公、諸王、郡主、王妃、公主、國君、太君、夫人等；二〇九日，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；三〇日，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。初一日，是賈赦的家宴；初二日，是賈政；初三日，是賈珍賈璉；初四日，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；初五日，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。

自七月上旬，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。禮部奉旨：欽賜金玉如意一柄，彩緞四端，金玉杯各四件，帑銀五百兩。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，沉香拐一枝，伽楠珠一串，福壽香一盒，金錠一對，銀錠四對，彩緞二疋，玉杯四隻。餘者，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，凡所來往者，莫不有禮，不能勝記。堂屋內設下大桌案，鋪了紅氈，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，請賈母過目。先一二日，還高興過來瞧瞧，後來煩了，也不過目，只說：「叫鳳丫頭收了，改日閱了再瞧。」

至二〇八日，兩府中俱懸燈結綵，屏開鸞鳳，褥設芙蓉。笙蕭鼓樂之音，通衢越巷。寧府中，本日只有北靜王、南安郡王、永昌駙馬、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；榮府中，南安王太妃、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。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。大家廝見，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，茶畢更衣，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。大家謙遜半日，方纔入座。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；下面依序，便是眾公侯命婦。左邊下手一席，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；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。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，兩溜雁翅，站在賈母身後侍立；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，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；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鬢，在圍屏後伺候呼喚。凡跟來的人，早又有人款待，別處去了。

一時，參了場，台下一色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，都是小廝打扮，垂手伺候。須臾，一個捧了戲單至階下，先遞給回事的媳婦。這媳婦接了，纔遞給林之孝家的。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，挨身入簾來，遞給尤氏的侍妾佩鳳。佩鳳接了，纔奉與尤氏，尤氏託著，走上主席，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，點了一齣吉慶戲文，然後又讓北靜王妃，也點了一出。眾人又讓一回，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。

少時，菜已四獻，湯始一道，跟來各家的放了賞，大家便更衣，入園來，另獻好茶。南安太妃因問寶玉。賈母笑道：「今日幾處廟裡念『保安延壽經』，他跪經去了。」又問眾小姐們。賈母笑道：「他們姊妹們病的病，弱的弱，見人腩腆，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。有的是小戲子，傳了一班，在那邊廳上，陪著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。」南安太妃笑道：「既這樣，叫人請來。」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，去把史、薛、林四位姑娘帶來，「再只叫你三妹妹陪著來罷。」

鳳姐答應了，來至賈母這邊，只見他姊妹們正吃果子看戲，寶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回來。鳳姐說了，寶釵姐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，見了大眾，俱請安問好。內中也有見過的，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，都齊聲誇讚不絕。其中湘雲最熟，南安太妃因笑道：「你在這裡，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，還等請去！我明兒和你叔叔算帳。」因一手拉著探春，一手拉著寶釵，問：「□幾歲了？」又連聲誇讚。因又鬆了他兩個，又拉著黛玉寶琴，也著實細看，極誇一回，又笑道：「都是好的！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！」

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：金玉戒指各五個，腕香珠五串。南安太妃笑道：「你姊妹們別笑話，留著賞丫頭們罷。」五人忙拜謝過。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。餘者不必細說。

吃了茶，園中略逛了一逛，賈母等因又讓入席。南安太妃便告辭。說：「身上不快。今日若不來，實在使不得。因此，恕我竟先要告別了。」賈母等聽說，也不便強留，大家又讓了一回，送至園門，坐轎而去。接著北靜王妃坐了一坐，也就告辭了。餘者也有終席的，也有不終席的。賈母勞乏了一日，次日便不見人，一應都是邢夫人款待。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，只到廳上行禮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珍還禮，看待至寧府坐席。不在話下。

這幾日，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，白日間待客，晚上陪賈母玩笑，又幫著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禮物。晚上往園內李氏房中歇宿。這日伏侍過賈母晚飯後，賈母因說：「你們乏了，我也乏了，早些找點子什麼吃了，歇歇去罷。明兒還要起早呢。」

尤氏答應著，退出去，到鳳姐兒屋裡來吃飯。鳳姐兒正在樓上看著人收送來的圍屏呢，只有平兒在屋裡，給鳳姐疊衣服。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，多承平兒照應，便點著頭兒，說道：「好丫頭！你這麼個好心人，難為在這裡熬！」平兒把眼圈兒一紅，忙拿話岔過去了。尤氏因笑問道：「你們奶奶吃了飯了沒有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吃飯麼還不請奶奶去？」尤氏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別處找吃的去罷，餓的我受不了。」說著，就走。平兒忙笑道：「奶奶請回來，這裡有餚餚，且點補些兒，回來再吃飯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們忙忙的，我園裡和他姐兒們鬧去。」一面說一面走，平兒留不住，只得罷了。

且說尤氏一徑來至園中，只見園中正門和各處角門仍未關好，猶吊著各色彩燈，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。那丫鬢走入班房中，竟沒一個人影，回來回了尤氏。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。這丫頭應了便出去，到二門外鹿頂內，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。到了這裡，只有兩個婆子分果菜吃。因問：「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裡？東府裡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，有話吩咐。」這兩個婆子只顧分果菜，又聽見是東府裡的奶奶，不大在心上，因就回說：「管家奶奶們才散了。」小丫頭道：「既散了，你們家裡傳他去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只管看屋子，不管傳人，姑娘要傳人，再派傳人的去。」小丫頭聽了道：「噯呀！這可反了！怎麼你們不傳去？你哄新來的，怎麼哄起我來了？素日你們不傳，誰傳去？這會子打聽了體己信兒，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，你們爭著，狗顛屁股兒的傳去，不知誰是誰呢！璉二奶奶要傳，你們也敢這麼回嗎？」這婆子，一則吃了酒，二則被這丫頭揭著弊病，便羞惱成怒了，因回口道：「扯你的臊！我們的事傳不傳，不與你相干。你未從揭揚我們！你想想：你那老子娘，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，比我們還更會溜呢。各門各戶的，你有本事排揎你們那邊的人去！我們這邊，你離著還遠些呢。」丫頭聽了，氣白了臉，因說道：「好，好！這話說的好！」一面轉身進來回話。

尤氏早已進園來。因遇見了襲人、寶琴、湘雲三人，同著地藏庵的兩個姑子，正說故事玩笑，尤氏因說：「餓了。」先到怡紅院，襲人裝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，給尤氏吃。那小丫頭一徑找了來，氣狠狠的，把方纔的話都說了。尤氏聽了半晌，冷笑道：「這是兩個什麼人？」兩個姑子笑推這丫頭道：「你這姑娘好氣性大！那糊塗老媽媽們的話，你也不該來回纔是。僑們奶奶萬金之體，勞乏了幾日，黃湯辣水沒吃，僑們只有哄他歡喜的，說這些話做什麼？」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，說：「好妹子！你且出去歇歇，我打發人叫他們去。」尤氏道：「你不用叫人，你去就叫這兩個老婆來，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請去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偏不用你。」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：「奶奶素日寬洪大量，今日老祖宗千秋，奶奶生氣，豈不惹人議論？」寶琴湘雲二人都都笑勸。尤氏道：「不為老太太的千秋，我一定不依！且放著就是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。可巧遇見周瑞家的，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了。周瑞家的雖不管事，因他素日仗著王夫人的陪房，原有些體面，心性乖滑，專慣各處獻勤討好，所以各房主子都喜歡他。他今日聽了這話，忙跑入怡紅院，一面飛走，一面說：「可了不得！氣壞了奶奶了。偏我不在跟前！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，再等過了這幾天算賬！」尤氏見了他，也便笑道：「周姐姐，你來，有個理你說說。這早晚園門還大開著，明燈蠟燭，出入的人又雜，倘有不防的事，如何使得？因此，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。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！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，今兒就沒了人。過了這幾日，必要打幾個纜好。」尤氏又說小丫頭子的話。周瑞家的說：「奶奶不用生氣。等過了事，我告訴管事的，打他個賊死，只問他們誰說『各門各戶』的話。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。奶奶也別生氣了。」正亂著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。尤氏道：「我也不餓了，纔吃了幾個餛飩，請你奶奶自己吃罷。」

一時，周瑞家的出去，便把方纜之事回了鳳姐。鳳姐便命：「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，等過了這幾日，網了送到那府裡，憑大奶奶開發。或是打，或是開恩，隨他就完了。什麼大事！」周瑞家的聽了，巴不得一聲，-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，出來了，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，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奶；一面又傳人立刻網起這兩個婆子來，交到馬圈裡，派人看守。

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，忙坐車進來，先見鳳姐，至二門上傳進話去。丫頭們出來說：「奶奶纔歇下了。大奶奶在園內，叫大娘兒見大奶奶就是了。」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，到稻香村。丫鬟們回進去。尤氏聽了。反過不去，忙喚進他來，因笑向他道：「我不過為找人找不著，因問你；你既去了，也不是什麼大事，誰又把你叫進來？倒叫你白跑一趟。不大的事，已經撻過手了。」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：「二奶奶打發人傳我，說奶奶有話吩咐。」尤氏道：「大約周姐姐說的。你家去歇著罷，沒有什麼大事。」李執又要說原故，尤氏反攔住了。

林之孝家的見如此，只得便回身出園去。可巧遇見趙姨娘，因笑說：「噯呀呀！我的嫂子！這會子還不去歇歇，跑什麼？」林之孝家的便笑說：「何曾沒家去？」如此這般進來了。趙姨娘便說：「這事也值一個屁！開恩呢，就不理論；心窄些兒，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。也值的叫你進來！你快歇歇去，我也不留你喝茶了。」

說畢，林之孝家的出來，到了側門前，就有纜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著求情。林之孝家的笑道：「你這孩子好糊塗！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？惹出事來，連我也不知道。二奶奶打發人網他，連我還有不是呢，我替誰討情去？」這兩個小丫頭子纜來歲，原不識事，只管啼哭求告。纜的林之孝家的沒法，因說道：「糊塗東西！你放著門路不去求，盡著纏我！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的陪房費大娘的兒子，你過去告訴你姐姐，叫親家娘和大太太一說，什麼完不了的？」一語提醒了這一個，那一個還求。林之孝家的哼道：「糊塗攬的！他過去一說，自然都完了。沒有單放他媽，又打你媽的理！」說畢，上車去了。

這一個小丫頭子，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，和費婆子說了。這費婆子原是個大不安靜的，便隔牆大罵一陣，走了來求邢夫人，說他親家「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鬥了兩句話，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，現網在馬圈裡，等過兩日還要打呢。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，饒他一次罷！」

邢夫人自為要鴛鴦討了沒意思，賈母冷淡了他，且前日南安太妃來，賈母又單令探春出來，自己心內早已怨忿；又有在側一千小人，心內嫉妒，挾怨鳳姐，便調唆的邢夫人著實憎惡鳳姐；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，也不說長短。至次日一早，見過賈母，眾族人到齊開戲。賈母高興，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姪輩，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。當中獨設一榻，引枕、靠背、腳踏俱全，自己歪在榻上。榻之前後左右，皆是一色的矮凳。寶釵、寶琴、黛玉、湘雲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姊妹等圍繞。因賈璉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，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，還有幾房的孫女兒，大小共有二來個，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又好，說話行事與眾不同，心中歡喜，便叫他兩個也坐在榻前。寶玉卻在榻上，與賈母捶腿。首席便是薛姨媽，下邊兩溜順著房頭輩數下去。簾外兩廊，都是族中男客，也依次而坐。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，後是男客行禮。賈母歪在榻上，只命人說：「免了罷。」然後賴大等帶領眾家人，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。禮畢，又是眾家下媳婦，然後各房丫鬟，足鬧了兩三頓飯時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，在當院中放了生。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，方開戲飲酒。直到歇了中台，賈母方進來歇息，命他們取便，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玩兩日再去。鳳姐兒出來，便和他母親說。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，願意在園內玩笑，至晚便不回去了。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，當著眾人，陪笑和鳳姐求情說：「我昨日晚上，聽見二奶奶生氣，打發周管家的奶奶兒網了兩個老婆，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。論理，我不該討情，我想老太太好日子，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，周貧濟老，偕們先倒挫磨起老奴才來了？就不看我的臉，權且看老太太，暫且竟放了他們罷！」說畢，上車去了。

鳳姐聽了這話，又當著眾人，又羞又氣，一時找尋不著頭腦，驚的臉紫脹，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昨兒因為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裡大奶奶，我怕大奶奶多心，所以儘讓他發放，並不為得罪了我。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？」王夫人因問：「什麼事？」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。尤氏也笑道：「連我並不知道，你原也太多事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我為你臉上過不去，所以等你開發，不過是個禮。就如我在你那裡，有人得罪了我，你自然送了來儘我。憑他是什麼好奴才，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。這又不知誰過去，沒的獻勤兒，這也當作一事情去說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太太說的是。就是你珍大嫂子，也不是外人，也不用這些虛禮。老太太的千秋要緊，放了他們為是。」說著，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。

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，不覺的一陣心灰，落下淚來。因賭氣回房哭泣，又不使人知覺。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，立等說話。琥珀見了，詫異道：「好好的，這是什麼原故？那裡立等你呢。」

鳳姐聽了，忙擦乾了淚，洗面另施了脂粉，方回琥珀過來。賈母因問道：「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，共有幾家有圍屏？」鳳姐兒道：「共有六家。有二架大的，四架小的炕屏。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，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、一面泥金面壽圖的是頭等。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樣，這兩架別動，好生攔著，我要送人的。」鳳姐答應了。

鴛鴦忽過來向鳳姐臉上細瞧。引的賈母問，說：「你不認得他？只管瞧什麼？」鴛鴦笑道：「我看他的眼腫腫的，所以我詫異。」賈母便叫過來，也細細的看。鳳姐笑道：「纜覺的發癢，揉腫了些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？」鳳姐笑道：「誰敢給我氣受？就受了氣，老太太好日子，我也不敢哭啊。」賈母道：「正是呢。我正要吃飯，你在這裡打發我吃，剩下的，你和珍兒媳婦吃了。你們兩個在這裡幫著師父們，替我揀佛頭兒，你們也積積壽。前兒你妹妹們和寶玉都揀了，如今也叫你們揀揀，別說我偏心。」

說話時，先擺上一桌素饌來，兩個姑子吃。然後擺上葷的，賈母吃畢，抬出外間。尤氏鳳姐二人正吃著，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，跟他二人吃畢，洗了手，點上香，捧上一升豆子來，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，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筐籠內，明日煮熟了，令人在字街結壽緣。賈母歪著，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。

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，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，晚間人散時，便回說：「二奶奶還是哭的，那邊大太太當著人給二奶奶沒臉。」賈母因問：「為什麼原故？」鴛鴦便將原故說了。賈母道：「這纜是鳳丫頭知禮處。難道為我的生日，由著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，也不管罷？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，不敢發作，所以今兒拿著這個作法，明是當著眾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寶琴來了，也就不說了。

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兒，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：「要和家裡的姑娘一樣照應。倘有人小看了他們，我聽見可不饒！」婆子答應了，方要走時，鴛鴦道：「我說去罷。他們那裡聽他的話？」說著便一徑往園裡來。先到稻香村中，李執與尤氏都不在這裡。問丫鬟們，都說：「在三姑娘那裡呢。」鴛鴦回身，又來至曉翠堂，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。見他來了，都笑說：「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？」又讓他坐。鴛鴦道：「不許我逛逛麼？」於是把方纜的話說了一遍。李執忙起身聽了，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，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。不在話下。

這裡尤氏笑道：「老太太也太想的到。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，捫上個也趕不上。」李紈道：「鳳丫頭仗著鬼聰明，還離腳蹤兒不遠，僭們是不能的了。」鴛鴦道：「罷喲！還提『鳳丫頭』『虎丫頭』呢。他的為人，也可憐見兒的。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，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總而言之，為人是難做的：若太老實了，沒有個機變，公婆又嫌太老實了，家裡人也不怕；若有些機變，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。如今僭們家更好，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，一個個心滿意足，都不知道要怎麼樣纔好，少不得得意，不是背地裡嚼舌根，就是調三窩四的。我怕老太太生氣，一點兒也不肯說，不然我告訴出來，大家別過太平日子。這不是我當著三姑娘說：老太太偏疼寶玉，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，算是偏心；如今老太太偏疼你，我聽著也是不好。這可笑不可笑？」探春笑道：「糊塗人多，那裡較量得許多？我說：倒不如小戶人家，雖然寒素些，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，大家快樂。我們這樣人家，人都看著我們不知千金萬金、何等快樂，殊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！」

寶玉道：「誰都像三妹妹多心多事？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，想那些俗事，只管安富尊榮纔是，比不得我們，沒這清福，應該混鬧的。」尤氏道：「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，只知道和姊妹們玩笑？餓了吃，困了睡，再過幾年，不過是這樣，一點後事也不慮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，死了就完了，什麼後事不後事！」李紈等都笑道：「這可又是胡說了！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，終老在這裡，難道他姐兒們都不出門子罷？」尤氏笑道：「怨不得都說你空長了個好胎子，真真是個傻東西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人事難定，誰死誰活？倘或我在今日明日，今年明年死了，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。」眾人不等說完，便說：「越發胡說了。別和他說話纔好。要和他說話，不是馱話，就是瘋話。」喜鸞因笑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別這麼說，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，橫豎老太太、太太也悶的慌，我來和你作伴兒。」李紈尤氏都笑道：「姑娘也別說馱話。難道你是不出門子的嗎？」一句說的喜鸞也臊了，低了頭。當下已起更時分，大家各自歸房安歇。不提。

且說鴛鴦一徑回來，剛至園門前，只見角門虛掩，猶未上門。此時園內無人來往，只有班兒房子裡，燈光掩映，微月半天。鴛鴦又不曾有伴，也不曾提燈，獨自一個，腳步又輕，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。偏要小解，因下了甬路，找微草處走動，行至一塊湘山石後，大桂樹底下。剛轉至石邊，只聽一陣衣衫響，嚇了一驚不小。定睛看時，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，見他來了，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。鴛鴦眼尖，趁著半明的月色，早看見一個穿紅襖兒、梳鬚頭，高大豐壯身材的，是迎春房裡司棋。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，見自己來了，故意藏躲，嚇著玩耍，因便笑叫道：「司棋！你不快出來，嚇著我，我就喊起來，當賊拿了。這麼大丫頭，也沒個黑家白日只是玩不夠。」

這本是鴛鴦戲語，叫他出來。誰知他賊人膽虛，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，生恐叫喊出來，使眾人知覺，更不好；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，不比別人：便從樹後跑出來，一把拉住鴛鴦，便雙膝跪下，只說：「好姐姐！千萬別嚷！」

鴛鴦反不知他為什麼，忙拉他起來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司棋只不言語，渾身亂顫。鴛鴦越發不解。再瞧了一瞧，又有一個人影兒，恍惚像是個小廝，心下便猜著了八九分，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，又怕起來。固定了一會，忙悄問：「那一個是誰？」司棋又跪下道：「是我姑舅哥哥。」鴛鴦啞了一口，卻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司棋又回頭悄叫道：「你不用藏著，姐姐已經看見了。快出來磕頭。」那小廝聽了，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，磕頭如搗蒜。鴛鴦忙要回身，司棋拉住苦求，哭道：「我們的性命，都在姐姐身上，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了！」鴛鴦道：「你不用多說了，快叫他去罷。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。你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：「金姑娘已經出去了，角門上鎖罷。」鴛鴦正被司棋拉住，不得脫身，聽見如此說，便忙著接聲道：「我在這裡有事，且略等等兒，我出來了。」司棋聽了，只得鬆手，讓他去了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